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東都事略卷一百十至十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裴謙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録舉人臣陳紹貴

東都事畧卷一百十八　　宋　王稱　撰

忠義傳九十三

語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而孟子亦謂所欲有甚於生者則捨生而取義信哉盖死者人之所難而得其死者尤難也世治則忠義之士全其榮名世亂則忠義之士其節乃見至憂臣辱義在必死不以禍福動其心不以死生易其守此誠烈丈夫也哉烏虖祖宗以

來忠義之士以身狥國者非無其人僅有之而已葢逢治世也若夫靖康之難則守死仗節之士見矣此所謂板蕩識忠臣者歟

劉平字士衡開封祥符人也父漢凝官至崇儀使平為人剛直任俠善弓馬讀書強記舉進士為無錫尉知鄢陵南充二縣以父喪解官道出興州有賊遮道劫之平引弓射殺三人餘遂遁去寇準奇其材薦之起為殿中丞知瀘州平在南充時夷人入寇平攝州事率土豪擊

走之及平復至夷人畏服代還通判潁州召為監察御史數上疏論事為丁謂所惡久之得三司鹽鐵判官除殿中侍御史陜西轉運使仁宗即位遷侍御史初真宗知其才將用之矣丁謂曰平將家子知兵若使將西北可以制戎狄章獻皇后思謂言換尚衣庫使知邠州稍遷慈州團練使平謂元昊居服僭竊且叛矣宜備之轉温州防禦使遷邕州觀察使步軍都指揮使静江軍留後元昊反平上疏曰五代以來中國多事唯制西戎似

有策焉於此之時中國未嘗進一騎一兵遠屯塞上特任土豪付以州邑是以邊陲無事其後大臣不能遠慮徙朔方李彛興靈武馮繼業於内地自此靈夏漸敝中國十年之中兵民交困矣靈武既失守趙德明懼問罪願備藩臣朝廷即以靈夏兩鎮授之今元昊僭逆復與唃厮囉結此乃天亡之時也臣請招致山界洪宥等州土豪授以職名給以金帛使勇者貪於祿富者貪於安不朞月而人心自定或授唃厮囉以靈武使逼元昊河

外族帳復出鄜延石州蕃漢步騎收河西部族招其酋帥其衆離貳則以大軍進討以所得城邑而封之元昊不過竄身河外一窮寇爾若朝廷貸元昊之罪臣恐北狄謂朝廷養兵百萬不能制一小戎有輕中國之心然亦須議守禦之長計請召夏竦范雍與兩府大臣議攻取策令邊臣遵守疏奏不報而元昊盛兵攻保安軍自土門路入寇延帥范雍以書召平至保安與石元孫合平趣土門既又有告賊兵趣金明圍延州雍復召二將

還軍救延州平督騎兵先發步卒繼進夜至三川口西十里營令騎兵先趣延州奪門詰朝步兵未至元孫與平還逆之行二十里遇兵與偕行至三川口遇賊與戰平左耳右脛皆中流矢戰少卻鄜延駐泊都監内臣黄德和引兵先走平轉鬬三日賊問主將所在何不降平使人應之曰狗賊不降我何降也以衆寡不敵與元孫俱被執平不復食數罵曰狗賊我頸長三尺何不速殺我縛我何之乎遂見殺年六十八德和既遁輒誣平降

賊詔以兵圍其家命殿中侍御史文彥博即河中府置獄遣知同州龎籍往訊焉具得其實遂釋其家德和坐腰斬賜平家信陵坊第一區贈忠武軍節度使兼侍中平諸子唯季孫有聞季孫字景文少篤學能詩文蘇軾知杭州時季孫以左藏庫副使為兩浙兵馬都監軾薦其才除知隰州仕至文思副使以卒軾時為兵部尚書哀季孫之死奏言季孫篤志好學博通史傳工詩能文輕利重義練達軍政至於忠義勇烈有平之風性好異

書古文石刻所得祿賜盡於藏書之費季孫既死家無甔石妻子寒餓行路傷嗟臣實與季孫相知旣哀其才氣如此又哀平以忠義死事聲迹相接四十年間而子孫淪替不蒙收録豈朝廷之意哉欲望優於賻贈以振其妻子朝夕饑寒之憂亦使人知忠義死事之子孫雖跨歴歲月朝廷猶賜存卹於勸奬之道不為小補軾之言如此則季孫之賢可知矣

任福字祐之開封人也初補衛士由殿前諸班六遷至

暹郡刺史元昊反除莫州刺史知隴州又知慶州與諸將攻元昊白豹城以功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計議涇原邉事適安撫使韓琦行邉趣涇州聞元昊閱兵折薑會謀入寇遂以兵萬八千人命福統諸將擊賊以耿傅參軍事桑懌為先鋒涇州駐泊都監王珪武英各以所部兵從福節制琦授福以方畧俾諸將併兵合勢自懐遠城趣德勝砦至羊牧隆城出賊之後如未可戰則據險設伏待其歸然後邀擊之福等既就

道琦又重戒之福引輕騎數千與賊戰於張家堡賊偽北桑懌引騎趣之福亦踵其後會暮合軍屯好水川福等追奔三日至籠竿城北遇賊距羊牧隆城五里諸將因前接戰桑懌先戰沒福繼之珪及武英而下皆陷焉福未死前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以死報國也因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鬬遂死之年六十一贈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

王珪者開封人也年十九應募為親從官遷殿前第一

班擢禮賓副使涇州駐泊都監元昊寇鎮戎軍珪將以三千騎為先鋒自瓦亭至師子堡賊圍之數重珪奮擊多獲首級乘間叩鎮戎軍請益兵不許止縋糧與之士卒既飽珪語之曰兵法以寡擊衆必在暮我兵少乘其暮可得志也乃馳入賊一將以鎗直其胸傷右臂珪左手以杵碎其脛又一將復以鎗進珪挾其鎗運鞭擊死之虜驚遂引去是歲改涇原都監明年從任福大入好水川連鬬三日諸將俱沒珪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力

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擊殺百人目中飛矢而
卒鎮戎之戰也珪以所得二鎗植山上珪既死邊人即
其所為立廟焉珪通陰陽術數好水之戰自知不得還
將行謂其家人曰可速去無為虜所仇也及虜攻瓦亭
果求其家人如其言贈金州觀察使有子光祖以珪恩
補供奉官涓井夷人入寇光祖為梓夔路鈐轄合都監
王宣討之賊遂棄去茂州土蕃圍茂州據雞棕關以內
侍王中正經畫命光祖策應光祖招納餘族全雞棕關

會中正于茂州乃歸瀘州蠻乞弟圍安夷砦羅箇牟村王宣死之宣所將兵潰光祖至江安潰者悉歸于光祖尋從韓存寶取夷勞口時久雨士卒暴露賊保巢穴光祖說存寶進軍落共城又進軍梅嶺賊以數萬出駐落箇棧存寶亟止光祖但與對壘而按兵不動既而賊遁去存寶遽班師神宗以存寶逗留遣步軍都虞候林廣代之光祖曰不得乞弟患未艾也廣至因入其巢穴求乞弟不得焚掠蕩盡退營落共江

門等砦光祖以功遷四方館使遂置瀘南沿邊安撫使
命知瀘州以領之遷客省使嘉州刺史為涇原路副總
管改河東徙定州卒年六十七
武英者太原人也父密為左侍禁與契丹戰死之以英
為三班借職積功遷内殿承制環慶路都監破元昊之
衆于白豹城以功遷禮賓副使從任福戰於好水川死
之贈邢州觀察使
桑懌者開封雍丘人也善用劍及鐵簡有智略謹畏常

若不足少舉進士不中嘗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而載之皆得不死後徙居汝潁間諸縣多盜自請補耆長獨提一劍以往殺獲殆盡旁縣因之無盜轉運奏其事授郟城尉徙澠池改右班殿直為永安巡檢羣盜聞桑殿直來皆遁去宜州蠻叛殺海上巡檢官軍不能制因命懌往盡殺之得閤門祇候推其功於巳上者或譏其好名懌曰若欲避名皆不可為也益自信遷西頭供奉官為廣南駐泊都監遷內

殿崇班鄜延路兵馬都監踰月徙涇原屯鎮戎軍好水之戰死之贈解州防禦使

耿傅者字公弼祖昭化為蜀州司戶參軍盜據城欲脅以官昭化罵賊不屈而死傅以蔭補官後以將作監丞知永寧縣通判儀州徙慶州為任福行營參軍山外之戰諸將嘗戒傅少避賊鋒而傅愈前指顧自若及賊騎大至武英又勸傅曰君非主兵者奈何欲與英俱死也傅作書遺福戒以持重未幾福戰没傅亦死或謂福之

敗由傅督諸將稍急韓琦得其書上之尹洙亦作閔忠辨誣二篇閔忠曰甚哉世人謀其身之周也山外之戰諸將以力死明白不可欺或者咎其失計且不與其死噫趍利以違節度其失計信然秉義不屈柰何不與其死也忠義世之所高死人之所難以甚難之節負至高之名苟與之則已當蹈之矣惡所以謀其身哉善謀其身者不然必非之曰喪兵沮威雖死吾弗與然後享其富保其生為無愧為身之謀豈不周乎寇雠在境師兵

在行欲具以保功難乎哉烏虖喪兵沮威以取死豈諸將心邪亦不幸而已為國家者無使謀其身者終其幸死義者重不幸則節士勸矣辨誣曰山外之役參軍事耿傅在行戰合虜騎益至或以傅文吏無軍責勸其避去傅不顧被數創死於陣或誣之曰傅督諸將進與大憝卒遇敗傅致也後得傅與諸將書戒以持重慮為虜誘此豈督諸將進邪宋興八十載文吏死事者或以城守之責或不幸與禍會其死義一也至如臨大敵不慑

與驍雄之士爭致其命如傳比者亦鮮悲夫謀既不用又從之死猶不免於誣爲誣者豈喜於立異邪悲夫爲忠邪𣲖文既出其謗遂止朝廷贈傅右諫議大夫

馬遂開封人也初補散直爲北京指使王則反於貝州遂間之中夜叱咤晨興詣留守賈昌朝請與行陳命持榜招降則威服見之與坐遂諭以禍福則不答時張得一侍賊側目之不應遂扼其喉擊之流血而左右無助者賊徒驍捷卒石慶斷其一臂遂詬之曰妖賊吾恨不

斬女萬段即見殺事聞仁宗嗟歎久之贈遂宮苑使後獲石慶付其子使剖心以祭之

孔宗旦魯人也為邕州司戸叅軍初儂智高潛聚衆溪洞而邕州有白氣起郡庭傍江水暴溢宗旦以為兵象策智高必反以書告郡守陳珙珙不聽後智高反破横州宗旦遣其家屬往依桂州曰吾有官守不得去無為俱死也既而破邕州宗旦被執賊有用之之意宗旦怒曰賊女今立死吾豈可汙邪慢罵不已遂見殺贈太子

中允

曹覲建州人也故贈諫議大夫修古之姪修古為諫官有直名無子以覲為嗣而奏以官累遷太子中舍知封州儂智高反覲以州無兵備募敢死五百人以守城而鄰城有為避賊計者遂紿以書曰賊止期得邕貴而已豈肯離巢穴遠來邪覲以為然乃縱所募去而賊至又勸使之走覲叱之曰吾家以忠義自持吾豈茍生者邪俾妻子逃匿民間自佩郡印與兵馬監押陳曄率州兵

百餘人禦賊力不勝遂為賊所執以郡印授二卒使懷去覲不食三日賊諭欲用之覲叱曰犬彘敢爾邪遂見殺封州之人為覲立廟歲時祀之朝廷贈覲太常少卿趙師旦字潛叔稹之侄也以稹蔭補官累至右贊善大夫知康州儂智高既破邕州師旦遣人覘賊還報曰諸州長吏皆棄城去矣師旦曰女亦欲吾去邪即斬以徇而賊將及城下因語妻子曰留此俱死無益也令避難山谷間明日賊大至州兵廿三百人師旦與兵馬都監

馬貴力戰矢盡還坐堂上智高麾兵鼓譟而入師旦大罵曰朝廷負若何事乃敢反邪大兵且至戮爾無遺類矣智高怒與貴俱見殺師旦死時年四十三賊既去州人為立祠師旦之妻生子數日而避賊棄之草中後三日猶不死取而育之朝廷贈師旦光祿卿

蘇緘字宣父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為南海簿廣州領市舶司每海商至選官閱實貲貨其商酋皆州里右姓至則陵轢官府以客禮見主者緘以選往有大商樊氏

入見遽陞階就榻緘捕繫杖之樊氏訴於州州將召緘責以專決罰緘曰主簿雖卑邑官也舶商雖富部民也部民有罪而邑官杖之安得為專州將慰諭遣之為武陽尉有劇賊黑李二者官莫能捕緘獨馳馬追斬之府尹賈昌朝曰儒者乃爾勇邪累遷秘書丞知英州儂智高反圍廣州緘蒐部兵募壯勇合數千人赴難委州事於提點刑獄鮑何緘以功換供備庫副使為廣南東路都監緘襲賊至邕州金城砦余靖督諸將進戰官軍失

利主將陳曉先退坐斬緘貶房州司馬後以著作佐郎監越州稅知崇仁縣復供備庫使知廉州坐擅斬失火軍士降潭州都監徙知鼎州交趾謀入寇以緘為皇城使知邕州緘伺得其實以書抵知桂州沈起起不以為意及劉彝代起交人果大舉衆號八萬氏海岸未旬日陷欽廉二州破邕之四砦緘聞賊且至嬰城以守州民震驚將竄逃者緘曰女輩逃將安之惟堅壁固守以待外援可坐勝乃出官帑及私財示之曰吾兵械已具蓄

聚不乏今與女約有一人敢出吾當先并其孥斬之時大校翟績陰欲出奔緘斬以徇由是上下聽命賊圍城緘日夜勞苦士卒禦敵以神臂弓仆賊殪象不可勝計於是城中人心益固緘初求救於㜸㜸遣都監張守節往援守節逗留不即行緘又遣人持蠟書告急於提點刑獄宋球以便宜督守節兵行守節皇恐遽移屯大夾嶺回保崑崙關猝遇賊一軍皆覆賊百計攻城緘隨機以應之賊計已盡欲引去而知外援不至會有能土攻

者教賊囊土數萬向城山積頃刻高數丈賊衆登土囊
以入城遂陷緘猶領傷卒馳騎戰愈厲而力不敵乃曰
吾義不死賊手乃還州治闔門聚家屬二十有六人皆
自殺藏尸於坎縱火自焚賊至求尸皆不能得乃殺吏
卒土丁居民五萬餘人以百首為一積凡五百八十餘
積并欽廉所殺無慮十萬餘人邕被圍凡四十二日而
下無叛者緘憤沈起劉彝致寇又不救患欲上疏論之
屬道梗不通乃榜其罪於市冀朝廷得聞知焉神宗哀

絨死贈奉國軍節度使謚曰忠勇

彭汝方字宜老汝礪之弟也以蔭補太廟齋郎後知衢州時方臘陷歙睦杭而衢介於三郡之間賊勢甚盛兵力寡弱衆皆奔潰汝方與郡僚段處約守孤城城陷罵賊而死年七十一贈龍圖閣直學士

詹良臣字唐公嚴州遂安人也晚以累舉恩得官為縉雲尉方臘起青溪聲搖江淮賊犯處州良臣曰捕盜吾職也率弓兵數十人往禦之為賊所執賊欲降之良臣

罵曰女輩何敢反往年李順反戮於蜀王倫反戮於淮南王則反戮於河北同惡無少長棄市尸為狗鼠食女輩何敢反賊怒割其肉使自啖之良臣且吐且罵至死不絕聲見者為隕涕死時年七十二賊平徽宗聞而愍之官其二子

東都事略卷一百十

欽定四庫全書

東都事畧卷一百十一　　宋　王稱　撰

忠義傳九十四

傅察字公晦孟州濟原人也從曾祖曰堯俞有傳察為人端重有特操舉進士蔡京欲妻以子察力拒之為青州司法參軍歷永平淄川丞久之除太常博士遷吏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接伴金使時金人已渝盟察至燕山聞斡里雅布入侵或勸其毋遽行察曰銜命以出聞難而止若

君命何遂行至境上遇斡里雅布領兵至金人曰見太子當拜察曰太子雖貴人臣也當以賓禮見何拜為斡里雅布怒曰汝主失信吾興師南向海上之盟不可恃也察曰皇帝與金國講好信使往來項背相望何謂失信太子干盟而動意何所為乎虜左右促使拜白刃如林察曰死則死耳豈有俱人臣而輒拜者或抑捽使伏地察植立衣冠顛頓終不屈斡里雅布怒曰爾乃不拜我耶麾令去察知不免謂其下曰敵脅我以拜我義不辱我死必

矣我父母老素鍾念我聞之必大慼若等得脱幸記我言以告吾親知我死國少解其無窮之悲也左右盡泣既次燕山遂見殺年三十七聞者哀之贈徽猷閣待制

蔣興祖之奇之孫也以蔭調饒州司録事方臘之起放兵四出興祖白郡守糾吏士輯戰具盜不敢謀後知陽武縣金人入侵犯京師道出陽武或勸興祖使避之興祖曰吾世受國恩義不圖全此吾死所也監兵有與賊通者斬以徇敵騎來攻興祖敗之而去明日敵益濟師

不敵遂死之年四十二贈朝散大夫官其二子

張確字子固邠州宜禄人也舉進士建中靖國初上書言十事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放禁錮起老成擢忠鯁息邊事脩文德廣言路容直諫言皆切至遂坐上書邪甚列黨籍宣和中召至京師屬方臘起青溪勢張甚確上言此皆王民也但庸人擾之耳陛下下哀痛之詔省不急之務敢有以華石淫巧供上者死務在撫綏則旬浹之閒必可殄滅矣宰相王黼怒出為通判杭州攝

睦州確以方略授諸將賊由是遂敗歷知坊汾解三州

徙隆德府金人入侵圍太原確累言河東天下根本安

危繫焉無河東豈特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臣所領

隆德城壁百年未嘗脩築將兵又皆戍邊無以待敵若

得秦兵萬人足以抗賊不然無策矣惟以死報陛下也

書數十上皆不報明年春敵兵至確方率屬士民乘

城拒守勉以忠義有謀欲自東城潰圍出且探確意所

嚮者確怒叱曰確守土臣當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

屈也城陷猶率衆處鬭戰遂死之欽宗贈確述古殿學士召見其子宓慰撫之曰汝父今之巡遠也欽容歎息者久之

朱昭字彦明府州府谷人也初浮沉班行人無知者後爲震威城監押會城主闕攝其事金人陷忻代蹦石嶺關圍太原凡戍邊士卒皆入援夏人乘虛入侵河外諸城悉望風褫氣遂至震威昭募蕃漢士得鋭卒千餘人夜縋兵分數隊身先士卒驅衆直薄賊賊軍驚亂城上

鼓譟兵民悉鋭乘之多所斬獲震威距府州三百里最為孤遠諸城既先下賊怒獨不得昭遂約金人併力來攻降將有與昭故人者語之曰天下事已矣忠安所施昭曰食人之祿死人之事女既背義偷生不畏犬彘尚敢以言誘我乎今日我惟有死耳因大罵矢石亂下賊衆散走然賊晝夜攻城不止後二日城有攻推處昭智思出入禦之皆得法衆莫不恫懼已而下城坐於聽事召諸軍議曰城且破妻子不可為賊汙女等幸先殺我

家出城血戰勝則迤邐西圖大功不勝則暴骨吾境内大丈夫平生事畢矣因盡殺其家人納之井中部將貫宗望母過前昭呼曰媪我鄉人也吾不欲手刃請自入井媪從之而軍士有家屬在城中者亦皆自殺之昭因謂其衆曰我與女輩俱無累矣儻我先死女有得脱者願馳至府谷言我今日事會部落子陰與賊通者告之曰朱昭與其衆各殺其妻子將出戰人雖少皆死士也賊大恐以利啗守陴者果得登城昭知之勒軍士於通

衢接戰自暮達旦尸填街不能行遂於城所摧處躍馬出馬蹶墮城壕中賊兵四集雷譟曰得朱將軍矣賊始欲生致昭瞋目仗劍無一人敢向者既知不可得矢爭發昭罵賊而死年四十六昭在震威能與士卒同甘苦以是士心感奮凡被圍百日而城陷云

張克戩字德祥耆之曾孫也以蔭為三班借職復舉進士知河間縣又知吳縣治有聲擢衛尉寺丞初克戩從弟克公為御史中丞嘗論蔡京罪京由是罷政及再

相脩怨於張氏克戩遂坐廢踰年起知祥符縣久之知廣德軍提舉京畿常平陛辭留爲庫部員外郎出知汾州金人陷燕山長驅而南分兵侵太原太原距汾二百里敵人尼堪　者遣其部將銀朱貝勒來攻縱兵四掠外援不至勢日孤危克戩畢力捍禦晝夕不少懈以守城功初加直秘閣進直龍圖閣除右文殿脩撰太原陷汾益危克戩召令軍民曰太原既陷吾固知亡矣然義不忍負朝廷辱父祖累子孫不與此城同終始無以明

吾節衆皆泣對曰公父母也願盡死克戩募士間道走
京師上章曰自太原失守汾日受攻願陛下哀憐孤城
勢不可久急遣軍馬倍程以來救護一城生靈之命不
報自太原陷汾拒守蓋踰月矣一日諸酋列城下指呼
背取降書克戩臨陴大駡不絶口砲中一酋立死翌日
金人攻城益急城從西北隅壞賊既入克戩朝服南向
焚書拜舞乃自引決其家死于難者凡八人事聞贈延
康殿學士謚曰忠確

郭澥德順軍人也虜犯涇原澥為涇原路第八副將時守將皆附賊獨澥義不屈謝病去守將惡之傳致其罪下之獄意脅之與俱從偽澥奮呼曰大丈夫今得死矣終不能受汙夷狄顧爾等負國叛逆大惡天地鬼神所不容吾雖死誓不爾貸當求治爾於地下耳衆愧其言即見殺

朱友恭西安人也為涇原第一副將麾下兵扞虜華亭數敗虜會衆大集友恭赴敵力戰為所得渭州守將既

從偽誘以甘言友恭不從更詆毀之守將不勝忿遂見
殺
霍安國失其爵里金人以我渝三鎮之約也再興師入
寇黏罕破太原至懷州時安國以右文殿脩撰知懷州
乃遣人說諭黏罕令與皇帝議將三關四鎮歲增幣二
百萬女說與皇帝我且留軍懷澤之間以待安國以黏
罕之語聞不報黏罕大怒曰女南國無信如此一任州
主忠孝出戰亦得守城亦得虜日夕攻城不已城陷黏

罕使蕃官傳令問不肯降者安國曰霍安國是宋朝守臣率衆不降又問通判林淵等同對曰某等與守臣一體皆不肯降尼堪抑令拜降安國曰安國是大宋之臣不敢負趙天子即見殺明年贈安國延康殿學士

李涓字浩然崇矩之後也以蔭爲右班殿直召試中書易文階爲撫州司録事遂知崇陽縣金人犯京師欽宗以羽檄召天下兵入援鄂所部縣七崇陽當發三千人涓所募纔六百鋭然歘奮或謂涓盍徐之以須衆集涓

曰事急矣當持一信報天子為東南倡而所部多市
人不能軍涓出家錢買牛酒激犒召令之曰我知力
不敵無奈受國恩唯直死耳若曹知法乎失將則死
非人自為戰萬分無一生理鈞之一死死國揚名男
子不朽事也衆皆泣即日引而東過蔡敵之遊騎犯
蔡州涓與戰頗殺其騎涓亦被創猶大呼叱左右負
已以戰遂死之士死者什之七朝廷録其忠贈以員
外郎官其三子

劉谿字仲偃建州崇安人也舉進士調豐城尉改隴城令治甚有聲王厚帥熙辟狄道令提舉陜西平貨司時西寧等州屯兵多竭六路轉輸不給谿至延致蕃酋以金帛易粟就以贍軍公私便之累擢中大夫集英殿修撰陜西轉運使六路大舉鄜延帥劉法戰没夏人乘勝攻圍震威谿攝帥事出奇兵敗之圍遂解夏人來言國主願納款謝罪人疑其詐谿謂兵興累年中國尚不能支况小邦乎此情實也何疑哉即受其使因密疏以

聞朝廷許其自新而西遁以安進徽猷閣待制知越州方臘陷杭州杭越阻一水越大震官吏多逃去或具舟請行翰曰吾守臣也當與城存亡不為動翰乃令富者出財壯者出力葺壘練兵為戰守備賊陷衢婺二州至越城下翰麾衆出戰賊大潰横尸滿路自是不敢犯境温台明亦賴越以全拜述古殿直學士童貫㕘攸為河北河東宣撫使翰參議軍事以接納山後九州之民師出兩月翰始至而种師道軍馬已為虜所潰翰意遏報

不實見師道計事師道曰敵勢尚盛而燕人未有應者恐邉臣誕謾誤國計韐曰師出無名必難成功即馳白二帥請班師既不可則獨論列燕薊不可得狀設得之屯兵置吏費不訾必重困中國已而邉果不實遂班師次莫州會敵主死郭藥師以涿州來附朝廷促進兵韐執前議不可移知真定府金人以燕歸于我召韐歸京郭藥師入朝韐曰藥師叛敵也謂宜賜第厚廩留之不報以顯謨閣學士知建州改福州進延康殿學士始韐

過闕或謂齡見御史中丞有所請遂落職提舉鴻慶宫未幾知荆南府河北盗起命齡帥真定齡至境盗悉平郭藥師請馬益其軍齡曰空內郡馬付一降敵非計也時金人謀入寇齡密治城守以虞變敵長驅犯京師朝廷議和令諸郡以公私金帛犒敵齡不可敵引兵圍城治梯衝示欲攻擊齡以强弩射之敵遂退拜資政殿學士齡積官至銀青光祿大夫初敵圍京師既而為城下之盟敵既退而援兵至用事者乘士民之憤奏遣數大

將分道而北蓋將北攝燕薊西解太原之圍鞈
以亟戰怒敵為非既而种師中姚古悉出戰遇敵而潰
欽宗急於解圍拜鞈河北河東宣撫副使太原陷以鞈
為宣撫使俄召入覲時敵已度河游騎薄城鞈以謂城
大難守兵弱難戰不若遣援師以紓目前之急徐為後
圖乃除京城四壁守禦使宰相以鞈嘗言不可輕戰鐫
五官落職宮祠已而京師陷欽宗出郊敵聞其名必欲
得之宰相始遣鞈往敵命其僕射韓正館之正謂鞈曰

國相知君名今欲用君矣韐曰偷生以事二姓死不為
也正又謂韐曰車駕再出郊軍中議立異姓今已革命則
兵連禍結不若北去取富貴無徒死韐仰天大呼曰有
是乎歸召其親信謂曰國破主遷乃欲用我我當以死
報國耳取筆書片紙曰金人不以予為有罪而以予為
可用夫正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君況主憂臣辱主
辱臣死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此予所以必死也付其
下持歸報諸子即沐浴更衣酌卮酒以衣絛自縊死燕

人歎其忠相與葬于壽聖院之西岡上及金人北去始就殯凡八十日矣顏色如生觀者異焉朝廷褒其忠盡復舊官職仍贈資政殿大學士韐為人莊重寛厚在陝西雖為童貫所知與其軍事而能死國難議者不以前失所從掩其忠子子羽子翼

李若水字清卿洺州曲周人也擢上舍第為元城尉調平陽府司録濟南府教授除太學博士蔡京復當國老而耄事一出于子絛少宰李邦彥欲謝病去若水曰大

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去就之義當決之于上前詎可奄奄以病退哉靖康初為太常博士金人犯京師欽宗割三鎮以和既而入賦以贖三鎮以若水為之使除著作佐郎若水見尼堪于太原尼堪遣王汭與偕來十一月還朝閒二日敵騎南牧遣馮澥使于敵若水副之至中牟會守河兵亂相驚以敵至左右駭顧謀取間道去若水謂澥曰戍卒宵潰公不可效之若水死不避也遂由故道行日一奏京師言金人且至宜選將練兵裒有

功勸戰士脩城郭飭守備以待其來和議必不可諧也至懐州遇金人館伴劉思蕭慶言已遣使京師請以河為界因隨其軍行至京之西境而聞耿南仲聶昌出使割地界矣尼堪 至京城外獨遣澥同慶入城請與皇帝相見議盟誓不從又請與道君相見亦不從但許宰相親王出後數日遣兩執政兩宗室分使敵軍尼堪 自冒矢石督攻甚急城陷敵召若水若水出見之二酋曰令何相公來計事不則縱兵城中矣遂入見欽宗時獨何

臯孫傅梅執禮秦檜并宦者數人在左右若水具傳敵
人語乃遣臯行明日又命濟王及陳過庭偕往臯還言
二帥請與道君相見欽宗曰朕當自往耳豈可使道君
皇帝蒙塵哉明日欽宗幸敵營留三日而還擢禮部
尚書若水力辭乃改吏部侍郎兼權開封尹二年敵遣
使以書來言曰農務方興將歸矣徽號事當商議請皇
帝出郊遂以明日出若水扈從既而敵遣蕭太師者易
御服若水忿怒持欽宗而泣曰陛下不可易服敵命數

人曳以去復大呼曰吾君華夏真主爾輩敢無禮耶敵
擊之幾死遂挾至青城門廡下蕭太師者數來勸勉曰
事巳耳終無可奈何曷若順從國相之意乎若水歎曰
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哉其僕隸亦來慰解曰侍郎
父母春秋高兄弟衆奈何若水叱曰忠臣事君有死無
二吾終不復顧家矣雖然吾親老女若歸勿遽言恐傷
吾親意令兄弟輩徐徐言吾死國也又旬日尼堪 召若
水議立異姓若水曰道君皇帝為生靈計罪巳內禪主

上仁孝恭儉未有過失豈可輕議廢立尼堪曰趙皇失
信安得為無過若水曰若以失信為過則女乃失信之
尤者乃歷數其過曰女伐人之國不務全安生民徒掠
金帛子女以自豐肆為封豕長虵黷貨無厭女真一劇
賊罵不已尼堪令曰擁之去反顧罵益甚至郊壇側謂
其下謝寧曰我為國死職耳併累若等也監軍曰吾為
公釋此人使歸公能從我乎若水復罵不已遂見殺年
三十五建炎初詔襃其死節贈觀文殿學士謚曰忠愍

若水臨死為歌詩一首其卒章曰矯首問天兮天卒不言忠臣效死兮死亦何愆人聞而悲之若水初名若冰欽宗賜以今名無子以兄之子為後云

臣稱曰若水之忠節凜凜如此而或者以勸欽宗出郊為其疵病此與唐巡遠守睢陽而罪其分城而守者亦何以異臣於若水非敢必其無此也置而弗錄者蓋欲全其名而重其死爾然則欽宗之出郊是豈若水之心哉春秋為賢者諱故於若水亦云

吳革字乂夫廷祚七世孫也金人犯京師革自關中帥師勤王度河北去分兵圍遼州革以所部解圍太原陷革以閤門宣贊舍人使尼堪軍計議邊事革責其貪利敗約氣勁語直尼堪 媿服使還欽宗問割地與不割利害革曰北人有吞箭之誓入境必矣乞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遂令革使陝西召兵纔出城敵騎已逼會南道軍馬至遂同總管張叔夜入城欽宗廵幸南壁革乞奪路赴陝西叔夜固留革為統制革屢乞出城下砦使

敵騎不敢近且通東南道路又密奏乞選日諸門併出
兵分布期會為正兵為牽制為衝突為尾襲為應援可
一戰而勝欽宗不能用也敵騎登城革率兵策應手射
殺執黑旗者十許人部曲皆散欽宗有詔出郊歎曰天
文帝坐甚傾大駕其可出乎乃見何㮚曰大駕若出必
墮敵計㮚不聽既而欽宗出郊又請於孫傅張叔夜欲
因事到軍前計議革言三事一車駕還內二敵酋歸
國三革死軍前不報及徽宗妃后王姬宮嬪盡出城革

白孫傅曰道君業已出乞力留皇后皇太子明日引見皇太子革頓首言二帝出郊必未回願殿下堅避以固國本傅曰何辭以拒之革為畫計乃於啟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士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革隂以軍法部勒時康王為兵馬大元帥遣人以蠟彈由間道告急於濟州及約在外將相擁兵近城内外相應夾攻賊砦圖還二帝復遷居同文館附者益衆多兩河忠勇之士既而傅及叔夜皆赴軍前敵人立張邦昌之議益急革欲

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分兵約日期以三月八日內外合軍部勒既定須以發前二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至華寢曰邦昌以七日受册請起事革以衆不可奪披甲上馬時巳黎明比行至咸豐門四面皆瓊兵瓊遣人紿革入帳下詐若與同謀者革遂見殺革就死顔色不變極口詆罵凜然不屈革資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所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爲出涕

東都事略卷一百十一

東都事畧卷一百十二　　宋　王　稱　撰

循吏傳九十五

自唐季以來王政不綱天下以戰爭為事五代之際民失耕桑之業天既厭之矣藝祖受命知民疾苦故自即位以來勸農之詔屢下由是斯民欣然有樂生之意而治民之吏率皆有循良之風太宗繼承守而勿失真宗仁宗德澤深厚于斯時也吏皆以平易近民為政招懐

流亡導達溝洫趙尚寛髙賦治有異效最先褒寵以風天下至熈寧中神宗留意民事興農田水利使者四出冠蓋相望而爭以功利進較其績效非若尚寛輩孜孜愛民勞來不倦之為愈也噫以功利為愛者其澤淺以道徳為養者其澤深國家治尚忠厚廉平之吏代不乏人今獨摭其以循吏稱者著于篇

程羽字仲遠深州陸澤人也少好學舉進士為陽穀簿歷虞鄉醴泉新都三縣令有善政開寳中擢著作郎出

知興州改興元府太宗為開封尹以羽為判官太宗即
位拜給事中知開封府未幾出知成都府為政寬簡蜀
人便之以兵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三贈禮部尚書羽
性淳厚涖事循謹太宗稱其長者曾孫珣珣字伯温朝
廷録羽後以為郊社齋郎嘗知龔鳳磁漢四州為政尚
慈恕積遷至大中大夫卒年八十五子顒顒見儒學傳
王明字如晦魏郡成安人也舉進士不中樂元福為原
州刺史又為陳州防禦使明皆在幕下元福耆毅明勸

之以寛多所全宥元福領建雄軍節度使移鎮陜州峭
為掌書記歴清平鄢陵二縣令明在鄢陵公亷愛民是
時天下新定法禁尚寛吏多受民賂遺歲時皆有常數
民亦習之莫或知其非也明為令以故事有所獻饋明
曰令不用錢可人致數束薪芻水際令欲得之民不諭
其意得數十萬明取以築隄道由是民無水患久之召
為左拾遺遷右補闕出為荆湖轉運使王師征嶺南明
為隨軍轉運以功擢祕書少監廣南轉運使王師征江

南以明為黃州刺史江南平以明知洪州太宗即位召為右諫議大夫三司副使詔分三司各命使遂以明為鹽鐵使遷給事中改光州刺史知并州拜禮部侍郎知真定府召還卒年七十二

陳靖字道卿興化軍莆田人也陳洪進納土遣靖至京師授陽翟簿稍遷直史館遷太常博士時太宗務興農事令有司議均田之法靖以為其法未可卒行且請以樞密副使三司使為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之名仍

擇三司判官或朝官知事者二人副之始于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田兩官籍之募人佃耕其室廬耕牛農具糧種請州郡斥賣贓罰無用之物使營辦之不足則給以庫錢其所耕也定為十分從制置所給印紙令州縣勸農分殿最三等凡縣管墾田一歲得課三分二歲六分三歲九分為下最一歲四分二歲七分三歲十分為中最一歲九分未及三歲盈十分為上最其最者令佐與免選或超資殿者即增選折資每州通以諸

縣田爲十分視最而行功罪俟數歲盡罷官莊田屯田
悉以賦民然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税約井田之制爲定
法以頒行四方太宗曰秦滅井田經界廢而兼并之民
起至今使貧富不均而天下困朕欲復古而未能也前
言此利害者衆矣惟靖所言與朕意合下其議三司以
靖爲京西勸農使而鹽鐵使陳恕與靖議不同罷之出
知婺州真宗即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上之又言國家
禦戎西北而仰食東西食不足則誤大計請自京東西

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靖復請刺史行春縣令勸耕孝悌力田賜爵立伍保以檢察姦盜籍游逸之民而役作之議下三司卒不果行為江南轉運使自李氏橫賦於民者凡十七事號曰沿納國朝因之而民困不能輸靖極論其弊詔為罷其尤甚者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蘇越建泉等州官至左諫議大夫以祕書監致仕卒年七十八靖好學頗通古今利害事在太宗真宗朝多建言於農事

為尤詳然當時以為泥古難盡行也

薛顔字彦回河中萬全人也舉三禮及第為嘉州司户參軍端拱初知雲安軍真宗即位知渝閬二州代丁謂為峽路轉運使始孟氏據蜀徙夔州于東山據險以抗王師而民不以為便顔為復其故城民用便之徙廣南河東陝西路浮橋歲為河水所敗顔即北岸疏上流為支渠以順水怒又以溉其下舄鹵之田而民利之坊州募人鍊礬而其後課益重至有破産被繫而不能償者

頗以為罷坊磐則晉磐磬當大售乃奏罷之已而果然徙河北歷知河陽揚杭徐三州又知江寧河南府累遷至給事中徙應天府又徙耀州以光禄卿分司西京卒年七十三

邵煜字日華其先京兆人也家于桂陽舉進士為邵陽濤連州録事參軍州將楊全誣部民十三人為刼盜欲寘之死煜察其枉不肯書牘白全頗劾其實再繫獄按驗得實民由是獲免全坐廢煜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

能活吾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命使廣南採訪刑獄

累遷工部員外郎為淮南轉運使又使交阯煜上邕州

至交州水陸為四圖以進坐所舉非其人免官大中祥

符初起知兖州又為江浙荆湖發運使改右諫議大夫

知廣州城瀕海每蕃舶及岸常苦颶風煜鑿内壕通舟

颶不為害及卒廣人懷其惠多灑泣者方煜之病也朝

廷以陳世卿代之世卿南劒州人亦良吏也廣南計口

買鹽人以為害世卿奏免之於是廣人歌曰邵父陳母

除我二苦世卿官至祕書少監

張綸字公信潁州汝陰人也嘗舉進士不中補三班奉職稍遷閤門祗候為益彭簡等州巡檢使擢荆湖提點刑獄辰州溪洞蠻寇邊以綸知辰州綸至築蓬山驛路賊不得通方遁去又脩新興砦鑿井道泉以便民徙渭州又徙鎮戎軍蠻復寇邊為辰澧鼎州緣邊巡檢安撫使諭蠻酋以禍福使脩貢仍令還所掠民綸遣官與之盟刻石于境上天禧中為江淮發運副使居二歲增米

八十萬復置鹽場于杭秀海三州增歲課百五十萬疏五渠導太湖入于海復祖米六十萬開長蘆西河以避覆舟之患又築高郵北漕河隄二百里旁錮以巨石為十閘以洩横流又脩復泰州捍海堰因命兼權知泰州堰成復逋户三千六百民為立生祠累遷東上閤門使歷知泰滄瀛州拜乾州刺史再知滄州徙潁州卒年七十五

崔立字本仁許州長葛人也祖周度仕周為兖州節度

判官方慕容彥超反周度責以大義爲其所殺立舉進
士爲果州團練推官有軍卒三人雇舟載官物而斂衆
州將重致之法立察其情以爲辠止杖奏聞代還知臨
清縣徙安豐境有期塘下溉民田數千頃間因大水塘
壊立帥工徒全築之其後遂不復决嘗知江陰軍開黄
河六十里以通舟楫人以爲便又知兖州歲大歉募人
出穀數十萬石以賑救之故境内無有流民積官至給
事中知濠州以工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五立淳謹喜

論事方朝廷講禮文之事士大夫爭獻賛頌立獨言水
發徐兖旱連江淮無為有烈風金陵有大火是天所以
戒驕矜也而中外多士上雲露草木禽蟲諸物之常瑞
此何足為治道言哉願詔史官勿復紀録立事真宗仁
宗前後凡上四十餘事多見施用云
趙尚寛字濟之安仁之子也初補祕書省正字嘗知忠
州以政課第一知唐州時議者言唐土曠民稀賦不足
以充役請廢為縣朝廷下其議尚寛非之乃按視圖記

得召信臣故迹益發卒復三大陂一大渠皆溉田萬餘頃又教民自為支渠數十轉相浸灌而四方之民來者雲集尚寛復請以荒田計口授之及貸民官錢買耕牛比三年廢田盡為膏腴增戸萬餘尚寛勤於農政治有異等之效仁宗聞而嘉之下詔褒焉仍進秩賜金再留尚寛在唐民畫像祠之始王安石作新田詩以美之其詞曰離離新田其下流水孰知其初灌莽千里其南背江其北逾淮父抱子扶十百其來其來僕僕鏝我新屋

趙侯劭之作者不饑歲仍大熟飽及雞鶩僦船與車四鄰出穀今游者處昔止者留維昔牧我不如今侯侯來適野不有覲者稅于水濱問我鰥寡侯其來矣三歲于玆誰能止侯我往來之後蘇軾自蜀之京師道過唐亦為作新渠詩五章其詞曰新渠之水其來舒舒溢來其野至于通衢渠成如神民始不知問誰為之邦君趙侯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來奕奕如赴如湊如雲斯積如屋斯溜嗟唐之人始就耜秔稌新渠之民自淮及潭挈其

婦姑或走而顛王命趙侯宥我新民無與王事以訖七年侯謂新民爾既來止其歸爾邑告爾鄰里良田千萬爾擇爾取爾耕爾食遂為爾有築室于唐孔碩且堅生為唐民飽鬻與饘死葬于唐祭有雞豚天子有命我惟爾安尚寬既去高賦繼為守亦被褒詔朝廷推原初功復進尚寬一官以直龍圖閣知梓州積官至司農卿以卒詔賜錢五十萬

高賦字正臣中山人也父尹右衛將軍賦以父任為右

班殿直復舉進士改奉禮郎四遷太常博士累至太常少卿遷光祿卿特拜祕書監加直龍圖閣進集賢院學士歷知真定縣通判劍州成德軍邢州石州知慶成軍衢唐滄潞蔡廬郢七州提點陝西河東路刑獄同判太常寺最後守郢丐閒提舉崇福宫請老以通議大夫致仕衢民好巫鬼毛氏柴氏二十餘家世畜蠱毒與人忿爭輒毒之賦守衢命禽捕伏辜者數人蠱毒遂絶其守唐也賦以唐土曠民寡税入至薄乃取圖籍攷之自唐

乾元時領縣七戶四萬二千六百四十有四歷五代之
亂及本朝承平今領縣四戶六千一百五十有五乃相
其川原曰是皆沃壤可闢而人力不至與棄之無異募
兩河流移之民計口與田比賦罷增戶萬一千三百八
十給田三萬一千三百二十八頃而山林榛莽之地皆
為良田歲益稅二萬二千二百五十七作陂堰四十有
四詔曰召杜南陽世稱循吏其亡久矣朕尚思之卿招
懷饑流墾闢荒梗繕脩陂堰績效具昭前人之良何以

遠此賦再治唐凡五歲與前守趙尚寬皆蒙褒詔賦自直龍圖閣至集賢院學士悉以墾闢之功也賦嘗言二府大臣或僦舍委巷散處京城間有第宅亦公私非便宜倣前代丞相府於端門前列置大第俾執政居之又言國家置提點刑獄司蓋欲平反獄訟使民不冤令諸路多止一員兼河渠農政常平賊盜兵甲而刑書繁多省閱不給若委之吏則為大獘請逐路置檢法官以專平讞疏駁事多施行退居襄陽卒年八十四賦為人

剛嚴内實平恕所居皆有善政吏民紀之衢唐二郡民為立生祠云

許遵字仲塗泗州人也舉進士為錢塘尉又為鄱陽四會令悉意民事遵讀律知法擢大理寺詳斷官知長興縣會縣有水災民多流徙遵募民出米賑濟終以無患益興水利漑田甚博邑人載其便利刻于碑為審刑院詳議官選知宿州徙登州有婦人阿云謀殺夫而自承者遵按法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科故

殺傷法而敕有因疑被執招承減等之制即以按狀聞于朝其意以為謀殺之因所因得首合從原減今若塞其首原之路則有司一切按而殺之非是事下百官議而王安石力主遵説時論莫能奪尋判大理寺熈寧間出知壽州未幾再判大理寺請知潤州又請提舉崇福宫尋致仕卒年八十一

魯有開字元翰本青州壽光人也從父宗道仁宗朝叅知政事始居亳後從京師有開事親以孝聞好禮學通

左氏春秋以從父宗道恩授祕書郎知韋城縣曹濮有劇賊入境聞有開為政相戒曰魯公去乃可來因迺去知霍山縣獨治一大姓能撼邑事者縣遂無事興廢陂溉民田數十頃飛蝗不入境富弼謂有開有古循吏風薦之守金州有蠱毒獄坐死幾十人有開曰欲毒人衆謀之可矣安得若是衆者訊之果誣時方旱獄決而雨知南康軍時熙寧行新法代還宰相王安石問江南新法如何而有開曰法新行未見其患其在它日也

安石不悅除通判杭州後知冀州河決小吳水不至城下數里有開議增築護城隄人皆謂初無水患何以勞役為有開曰當備未然後水至而民不病計之上也卒成之明年河決水至以有備州以無患朝廷遣使安撫河北冀州民遮使者言有開治效擢拜膳部郎中以事免起知信陽軍復知冀州卒年七十五

東都事略卷一百十二

東都事畧卷一百十三

宋 王稱 撰

儒學傳九十六

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而帝天下大業初基日不暇給即位之始首幸國學謁款先聖加飾祠宇親製文賛尊師重道如恐弗及儒學復振實自此始至于真宗幸曲阜奠孔林謂近臣曰唐明皇褒先聖為王朕欲加謚為帝可乎或言尼父周之陪臣周止稱王不當加以帝號遂

增上至聖之名方是時儒學之臣講論經義學校之士挾策受業文治粲然雖漢唐之盛未之聞也慶歷中仁宗鋭意於治乃下詔郡縣脩舉學政於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良由上之所以勸善明是以化行而俗美比隆三代其庶幾乎神宗尊六經以作人材崇三舍以興庠序自是以來文學之士咸精于勤焕乎其可述者也若大夫而卿相師傅以儒效見之行事者自如本傳次而專誦習以友教士大夫者則具之于此也

聶崇義河南洛陽人也少舉三禮善禮學通經旨漢乾祐中為國子禮記博士校定公羊春秋周顯德中遷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世宗將禘于太廟言者以宗廟無祧主不當行禘祫之禮崇義援引魏晉以來故事以為當行且言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祫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謂宗廟備與未備也世宗從其議又詔崇義參定郊廟器玉崇義因取三禮圖再加考正至國初上之

未幾崇義卒三禮圖遂行於世崇義為學官掌禮儀世推其該贍云

郭忠恕字恕先洛陽人也善屬文及書史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漢湘陰公鎮徐州辟為從事與記室董裔爭事謝去周太祖召為周易博士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朝堂貶乾州司戶遂不仕太宗聞其名召為國子監主簿令刊定歷代字書忠恕縱酒肆言時政頗有謗讟語聞配流登州至齊州臨清謂部送吏曰我逝

矣因掊地為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㝡葬道左後數月故人欲改葬但衣衾而已忠恕所定古文尚書并釋文並行于世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也少篤學有志行鄉人有訟不之官府而詣昭素昭素為之辨析無不敬伏昭素博通九經及著易論三十三篇太祖召命講易因訪以民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太祖益嘉之又問治世養身之術昭素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重其言書

於屏風間拜國子博士後卒于家年八十九參知政事李穆而下有聞於時皆其門人也子仁著亦有潛德孔維字為則開封雍丘人也以九經及第為國子周易博士遷禮記博士使高麗王治問禮維以君臣父子之道升降等威之序為對治大悅稱之曰吾今日復見中國之夫子也累擢國子司業上書請禁原蠶以利國馬樂史奏曰陛下降明詔有事于籍田而禁蠶之制又下豈不相戾哉維復上䟽曰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者

為傷馬也月令仲春祭馬祖季春享先蠶為馬祈福謂之馬祖為蠶祈福謂之先蠶是蠶與馬同其類爾蠶重則馬損氣感之然也臣謂依周禮禁原蠶為當太宗是其言拜國子祭酒卒年六十四維儒者為人躁競寡廉退之風嘗校定五經疏義臨終以未畢為恨云

李覺字仲明青州益都人也舉九經起家為將作監丞通判建州遷知泗州轉祕書丞孔維薦覺學行遷禮記博士嘗使交州其酋長謂曰此土山川之險中州人下

歷之豈不倦乎覺曰國家提封萬里列郡四百地有平易亦有險固此一方何足云耳使還遷國子博士太宗幸國子監顧見講坐左右言覺方聚徒講書太宗即令覺對御講覺曰陛下六飛在御臣何敢輒陞高坐太宗令有司張帟幕設别坐詔覺講周易之泰卦覺因述天地感通君臣相應之旨太宗甚悅加直史館命覺詳校羣經及春秋正義改判國子監遷司門員外郎卒年四十六覺性彊毅而聰敏數上書言時事述養馬漕運

屯田三事甚詳備深為太宗所喜奬又甞效韓愈毛頴傳作竹頴傳竹頴者謂矢也

崔頤正開封雍丘人也與弟偓佺並舉進士明經頤正為高密尉孔維薦其名以為國子直講判監李至言先校定諸經音疏尚多訛謬博士杜鎬直講崔頤正孫奭皆博貫九經請令刊正太宗從之咸平初真宗召頤正日赴御書院說尚書至十卷以老致仕仍充直講改國子博士三年卒年七十九

偓佺自連江尉李至奏爲直講太宗嘗問四皓中一先生或言姓用字加撇或云加點果何如偓佺曰昔秦時程邈篆隸書訓如僕隸之易使也今字與古或異臣聞刀下用爲㩁音兩點下用爲鹿音用上一撇一點俱不成字太宗然之其後真宗幸國子監召偓佺說尚書真宗甚善之卒年七十九嘗纂帝王手鑑十卷

孔宜字不疑兖州曲阜人也蓋孔子四十四世孫孔子生鯉鯉生伋伋生白白生求求生箕箕生穿穿生謙

讓生鮒以弟子襄為嗣值秦難藏其家書於屋壁襄
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延年及安國延年生霸號褒成君霸
生福福生房房生均封褒成侯王莽敗失國世祖復封
均子志為褒成侯志生損襲爵徙封褒亭侯損卒子
曜嗣曜卒子元嗣無子以弟之子羨襲爵魏時封宗
聖侯羨生震晉時徙封奉聖亭侯震生嶷嶷生撫撫生
鷇鷇生鮮宋時襲封奉聖侯鮮生乘後魏封為崇聖
大夫乘生靈珍靈珍襲爵改封崇聖侯靈珍生文泰

文泰生渠北齊改封恭聖侯後周追封孔子為鄒國公以渠襲封渠生長孫隋封長孫為鄒國公長孫生嗣哲改封紹聖侯嗣哲生德倫唐封褒聖侯德倫生崇基襲侯崇基生璲之明皇詔追謚孔子為文宣王改封褒聖侯璲之襲文宣公璲之生萱襲封萱生齊卿齊卿生惟防惟防生縈自璲之至縈五世並襲封文宣公縈生振振生昭儉自縈至昭儉三世歲給封絹以供祀享昭儉生光嗣光嗣生仁玉後唐時襲文宣公至周時

為曲阜令宜仁王子也乾德中詣闕上書述其家世詔以為曲阜簿襲封文宣公未幾通判密州太宗北征受詔督軍糧涉巨馬河溺死年四十六子延世字茂先以父死為曲阜簿改曲阜令襲封文宣公詔轉運使兖州長吏待以賓禮卒年三十八延世子聖佑真宗東封泰山幸曲阜謁孔子廟行酌獻之禮又幸孔林覲其墓加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追封孔子父叔梁紇齊國公母顏氏魯國夫人妻亓官氏鄆國夫人擢聖佑為奉禮

郎襲封文宣公知仙源縣後改名佑佑卒以宗愿襲封知仙源縣宗愿距孔子四十七世矣仁宗封孔子後為衍聖公哲宗時改為奉聖公徽宗時復以為衍聖公云

臣稱曰司馬遷叙孔子世家止十餘世孔宜聖人之後也得其譜系參以舊史述歷代紹襲褒崇之典詳且備焉斯所謂能世其家者歟

穆修字伯長汶陽人也師事陳摶而傳其易學少豪放舉進士調海州理掾倚恃才嘗忤監郡者由是捃摭

其罪坐削籍隸池州遇赦敘潁州文學參軍故當時呼之曰穆參軍初丁謂與脩有布衣舊脩每輕之謂既顯官而脩尚未仕相遇于漢上一揖而去謂銜之真宗嘗問侍臣穆脩有文公卿何以不薦謂對曰脩行不逮文乃已脩老而益貧家有唐韓柳集鏤板鬻於京師有儒生數輩輒取閱脩謂曰先輩能讀得一篇當以一秩為贈自是經年無售者明道初脩卒年五十四識者哀憐之方是時學者從事聲律未知為古文脩首為之

倡其後尹源與其弟洙始從之學古文又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也倜儻不羣師事穆脩舉進士

為孟州司戶叅軍共城令時邵雍築室蘇門山百丈源

之上布衣疏食之才聞雍苦志好學自造其廬問雍曰

子何所學雍曰為科舉進取之學之才曰科舉之外有

義理之學子知之乎雍曰未也願受教之才曰義理之

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雍曰未也願受教之才曰物

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雍曰未也願受教於是

雍傳其學之才後為殿中丞僉書澤州判官以卒澤人劉羲叟晚出其門受歷法亦為名士易學唯雍得之初華山陳摶讀易以數學授穆脩脩授之才之才授雍以象學授种放放授許堅堅授范諤昌云堅盧江人也

周堯卿字子餘其先汝陰人也後徙居荆州之南堯卿警悟强記以學行知名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里參軍桂州司録知江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為人直其枉

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邑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慶歷間范仲淹舉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而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氏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以孝養志如母之言其於昆弟尤篤友愛執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壠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堯卿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已者必厚為

禮以愧之居官禄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罄而後已為學不惑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其學詩以孔子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孟子所謂說詩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箋欲詳或遠於情性非以意逆志者也是可以無去取乎其學春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讀莊周孟軻氏之書曰周善

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謬於聖人孟軻是巳孟善言性言性未至於盡巳之性能盡巳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而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聞也昔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巳蓋言生於不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堯卿長於毛鄭詩左氏春秋有文集二十卷詩春秋說各三十卷

代淵字仲顔永康人也舉進士為清水簿不赴退居青城山以著書為樂積遷太常丞致仕田况自蜀還朝復以淵所著周易旨要二十卷上之朝廷優轉祠部員外郎然終不樂仕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臯人也瑗為人師言行而身化之使誠明者達昏愚者厲而頑傲者革故其為法嚴而信為道久而尊自景祐明道以來學者有師惟瑗與孫復石介三人瑗以布衣召見論樂拜校書郎嘗為湖州學

官慶歷四年建太學于京師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教學之法以為則召為諸王宫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允致仕皇祐中召至京師議樂歲餘為光禄寺丞國子監直講遷大理寺丞嘉祐中遷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已而又以病不能朝復以太常博士致仕東歸之日太學之諸生與賢士大夫送之東門執弟子禮路人嗟歎以為榮卒年六十七瑗所議樂多變古法其樂制以一黍之廣為分以制尺其律經三分四釐六毫四絲

其圍十分三釐九毫三絲其聲比舊樂下半律又鐘磬大小一以黃鐘為率焉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也少舉進士不中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發微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於諸侯大夫功罪以攷時之盛衰而推見王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魯多學者自石介而下皆以弟子事之復年四十家貧不娶丞相李廸將以弟之子妻之復疑焉介與羣弟子進曰公卿不下士久

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賤而欲託以子是高先生之行義也先生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名於是乃許孔道輔為人剛直嚴重聞復之風就見之介執杖屨侍左右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范仲淹富弼言其道德經術宜在朝廷召拜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徐州人孔直溫以狂謀捕治其家得詩有復姓名坐貶虔州商税徙監泗水税又徙知長水縣僉書應天府判官通判陵州翰林學士趙槩等上言孫復行為世法經為人師不宜

棄之遠方乃復以為直講居三歲而卒年六十六仁宗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其家錄其書十有五篇藏於祕閣云

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也世為農家舉進士甲科為鄆州觀察推官南京留守推官御史臺辟主簿未至以上書論赦罷不召秩滿為鎮南軍掌書記嘉州軍事推官以內外艱去官垢面跣足躬耕徂徠之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是時兵討

元昊久無功海內重困仁宗奮然思欲振起威德宰相
呂夷簡以疾罷歸第夏竦罷樞密使章得象晏殊為相
賈昌朝參知政事用杜衍為樞密使范仲淹韓琦富弼
樞密副使王素歐陽脩余靖蔡襄同時為諫官所以
求治之意甚銳介躍然喜曰此盛德事也雅頌吾職其
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其詞曰於維慶歷三年三月
皇帝龍興徐出闈闥晨坐太極晝開閶闔躬攬英才手
鋤姦蘖大聲渢渢震摇六合如乾之動如雷之發昆蟲

蹢躅怪妖藏滅同明道初天地嘉吉初聞皇帝戚然言
曰予祖予父付予大業予恐失墜實頼輔弼汝得象殊
惇重微密君相予久予嘉乃績君仍相予筌鏞斯協昌
朝儒者學問該洽與予論政傅以經術汝貳二相庶績
咸秩惟汝仲淹汝誠予察太后垂簾湯沸火熱汝時小
臣危言䜟業為予司諫正予門闌為予京兆匝于讒說
賊叛于夏汝往式遏六月酷日大冬積雪汝寒汝暑同
于士卒予聞辛酸汝不告之予晚得弼予心慰悅弼

每見予無有私謁以道輔予弼言深切予不堯舜弼自笞罰諫官一年奏疏滿篋侍從周歲忠力僅竭契丹忘義檮杌饕餮敢侮大國其辭慢悖弼將予命不畏不懾卒復舊好民得食褐沙磧萬里死生一節視弼之膚霜剝膚裂觀弼之心煉金鍛鐵寵名大官以酬勞竭弼辭不受其志莫奪惟仲淹弼一夔一禼天實賴予予其敢忽並來弼予民無瘥札曰衍汝來予之黃髮事予二紀毛禿齒豁心如一兮率履不越遂長樞府兵政毋蹷予

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櫑豈視居楔其人渾璞不施
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惟脩惟
靖立朝讞讞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祿微身賤其志不怯
嘗詆文臣亟遭甲黜萬里歸來剛氣不折屢進直言以
補予闕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予榻至
今諫疏在予箱匣襄雖小官名聞予徹亦嘗獻言箴
予之失剛守粹慤尚脩儔匹並為諫官正色在列予遏
汝言汝無鉗舌皇帝明聖忠邪辨別舉擢俊良埽除

妖嬖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姦之去如距斯脫上倚輔
弼司予調爕下賴諫諍維予紀結左右正人無有邪孽
予望太平日不踰浹皇帝在位二十二年神武不殺其
默如淵聖神不測其動如天賞罰在手不失其權恭巳
南面退姦進賢知賢弗易非明弗得去邪惟難惟斷乃
克明則不惑斷則不忒既明且斷惟帝之德群下蹶踖
重足屏息交相語曰惟正惟直毋作側僻皇帝汝殛諸
侯危栗墮玉失舃交相告語皇帝神明四時朝覲謹

脩臣職四夷走馬墜鐙遺策交相告語皇帝神武解
兵脩貢永為屬國皇帝一舉群臣懾焉諸侯畏焉四夷
服焉臣願皇帝壽千萬年詩出孫復謂介曰子禍始
於此矣夏竦見而銜之介在大學以師道自居弟子從
之者甚衆大學之興自介始直講歲餘用杜衍薦拜太
子中允又用韓琦薦乃直集賢院通判濮州卒年四十
一介既卒夏竦欲以奇既中傷富弼指介以起事謂其
詐死而北走契丹矣請發棺仁宗察其誣得不發介

所著文章其斥佛老時文則有怪說中國論其戒姦臣宦女則有唐鑑行于世

東都事略卷一百十三